

# 眾聲喧嘩後的寂靜？

## 921校園建築改革或範型的斷裂

文·圖／殷寶寧

對臺灣建築專業界來說，1999年921大地震後的校園重建工作，即當時教育部推動的「新校園運動」，在專業論述的發展可以稱得上是國內建築改革的某種驅動力量。然而，拉開了時間軸的觀察縱深後，對於這場建築改革運動是否可以提出不同的詮釋與理解？本文關切的重點在於，在不同的世代經驗中，均不可避免地同時面臨了既有知識與權力結構，而每個時代的「新」也有其足以帶來結構性改變的論述主張。從歷史切面來看，「改革」的宣稱力量要如何持續與貫徹其主張？抑或在不斷的演進與淘洗過程中，所有的創新與改革、注定會變成某種守成？這和「傳統」的累積建立又有何不同？特別是以營建構造物來說，在未有人為破壞拆除前提下，其延續的壽命至少可以五十年的長時期特性來說，這個新與舊之間的對話，如何並存於歷史卻又能堅持展現其改革動力？

「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概念為美國學者湯馬斯·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 AD）於1962提出的概念，其主張科學演進的過程並非漸進的演化過程，而是一種「革命」—昨日的新發明中，不會找到今日新發明的線索，它必然來自全新的創意和思考邏輯。「範型移轉」指稱的是習慣的改變、觀念的突破、價值觀的移轉；是一種長期形成的思維軌跡及思考模式面臨革命性的變化。應用範型移轉的概念切入，放在建築設計與空間生產的向度來看，每個不同歷史時期不僅有其自身空間實踐的模式，亦相對有特定的空間文化形式產出。

臺灣的中小學校是從日據時期開始建置的，最早提到公學校建築相關法令是1901（明治34年）年頒布的「臺灣公學校規則設備規程」，後雖接續頒布「臺灣公學校設備標準」、「臺灣公學校規則」等，其中對於校園建築物的具體規範、材料、公法、尺寸、樣式、設計準則等，所建構出的標準型教室，成為主宰臺灣接下來將近九十年



殷寶寧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





設計色彩繽紛、尺度友善而多變化的幼兒廁所，已經成為學校設計或親子廁所的基本概念，也屢屢成為展現設計巧思的亮點。圖為南投埔里水尾國小的廁所。

校園建築範型的基本空間架構—「校舍建築為求便利於授業、管理與衛生，以質樸堅固為原則。校舍形狀為長方形，兩棟以上的建築平行並列時要有適當的間距。校舍建築為平屋造，但有特別的狀況時則可以建二階造。校舍的構造為木造、磚木造、石造、磚造或是混凝土造，特別要能夠承受風雨並兼具防熱、防濕、採光及通風的功能，在衛生上要注意消毒清潔；依土地的狀況而使用土磚築造時，其基礎及主要部分則要施以其他堅牢的構造，外部則以瓦片或其他相似的方式被覆來防止雨水的滲透。」

從日據時期延續到國民政府威權統治階段，學校建築始終傳遞了一致性、標準化的軍國民教育價值。校園空間呈現以口、日、冂字型建築操場和司令台為重心，行政大樓是學校核心位置，學校是傳達政令，訓練國民之場所，莊嚴肅穆，尊重紀律命令。

1987年解嚴後，隨著教育改革的聲浪出現，帶好每個小孩，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價值，揚棄既有將學校視為控制馴訓場所的體制化空間，學校建築風格也開始出現了鬆動的痕跡。從森林小學的出現，宜蘭縣追求符合地域特色的生態校園主張，鼓勵校園使用者與社區居民的參與式設計精神，預言了2000年後，因應九二一大地震的校園重建，制度性地納入社區參與及使用者的聲音，擺脫原本多由上級業主單位與建築設計專業

者主導與壟斷的規劃設計模式。強調在地特性表達的重要，尊重且凸顯多元文化差異的表現模式，自然使得校園重建的設計方案如百花齊放一般，競相爭奇鬥妍地各自顯現出最美的姿態。

大地震造成大量學校毀損的災情，教育單位檢討過往校園建築工程可能的弊端包括：1.既有校舍建築多採逐年編列預算加建方式；2.缺乏防災與防震等概念；相關法規闕如；3.校舍建築施工品質不佳；4.不當社會文化背景的作用。但上述檢討僅限於工程品質部分，並未觸及校園空間品質與教學環境問題。從體制面及其所牽動的設計端，主要涉及的問題在於：1.缺乏透明合理之建築師遴選制度；2.設計費率、期程及付款方式不合理；3.低價搶標、工程品質堪慮；4.建築師主導、忽略使用者之設計過程；5.缺乏對校園建築之想像與思考；6.未將教育企圖與硬體環境結合；7.忽略學校在社區具有之文化象徵價值。

對症下藥的相應方案，自然是從建立公開評選、客觀、公正之機制；確保設計時間與設計費率的合理性；堅持使用者與社區參與之設計過程；要求校園環境設計與課程相互結合；凸顯校園對於社區文化之重要意涵；引入生態、文化等校園建築新思維，並採用「最有利標」方式來評選營造廠商。

教育部提擬出八項校園重建的重要原則，被視為新校園運動的核心價值所在。1.確保安全、健





1



2



3



4

1.2. 以沙丘水景的自然元素創造孩童們可以自由嬉戲的空間，雖然挑戰了以往校園設計的思維，卻似乎難以對抗校方基於安全考量、便於管理、教室整潔、節省水電費等角度出發的力量。圖為台中太平光隆國小與車籠埔幼兒學校。

3. 以自然生態工法堆疊石塊、創造有機曲線變化的地景手法，從冬山河親水公園引入後，也逐漸成為國內常見的景觀設計表現形式，創造出樸拙而融入周邊環境的親切氛圍。圖為水尾國小。

4. 讓孩子們的作品可以一起展現在學校空間中，強化了參與及認同的精神層次價值。目前也是經常被各個學校使用的參與式設計方法，看似簡單，但蘊含了最以孩子為本的價值。圖為光隆國小所置放孩子們的窯燒作品。

康、舒適的無障礙環境；2.落實高效能且符合機能的教學環境；3.營建可供社區終身學習及景觀地標之核心設施；4.依據校園整體規劃，推動校園重建工作；5.成立校園重建小組，落實開放公共參與；6.建立校園與學區、社區資源之整合與共享模式；7.確保校園重建期間，學習與生活環境品質；8.永續發展的綠色校園環境。

然而，細加檢視這八項原則，真的有充分的「新」意嗎？亦即，所謂的新乃立基在其對照的關係；於今而言，似乎看來也不足為奇地，早已融匯為台灣校園建築操作的基本主張。這樣的從「新」到慣常主張的現實演變，又意涵著甚麼呢？英國重量級的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主張，所謂的文化，便是人類生活方式的總合。然而，文化的演進、變遷與延續是如何進展與變異的呢？他提出了一個時序性的架構，用以指稱文化的複雜性，因文化與社會傳統、體制有關，其交互關係的動態，在不同的歷史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變因與成分。因此，他將文化過程視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討論，以凸顯其動態成分。任何系統均有其支配性的特徵，或者是此支配性特徵的轉變。強調支配性的特徵通常是重要且有效的，這對歷史分析有用，特別是對系統中的變動感更





強調改變既有火柴盒的教室設計思維，簇群式教室成為常見型態。以向心性、弧線型的走廊空間來串連教室，創造出更大的走廊活動空間，也強化教室圍塑感。圖為南投埔里育英國小。

有其需要，要能夠連結從過去到未來，亦即，這是一個凸顯「過程」的概念，而非僅是選擇特定的抽象體系。威廉斯強調，在任何一個文化系統中，其必然存在著殘留（residual）的成分，也會有支配性（dominant）的主流元素，以及，面臨著新生（emergent）的變異力量。

所謂的「殘留」，意指在任何文化體系中均包含了「過去」的成分，這些成分在當代文化過程中的價值與意涵是全然不同的。所謂的殘留，指的是在過去的歷史中構成，但現在的文化過程中依然活躍。某些無法以現今主流文化來表達或驗證的、特定的經驗、意義、價值，卻可能是以過去殘留的基礎上繼續存活與實踐。例如，古早味、傳統服裝，是以過去的生活模式所延續遺留下來的。

至於所謂的支配性的主流與殘留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對立，也可能是另一種替代主流支配文

化的關係。兩者之間關係的改變與否，端視彰顯殘留文化者是否會被「整合」到主流文化中，或是演繹出新的關係。舉例來說，從當前城市文明居於主流的角度來看，「鄉村」生活儼然是過去文化系統的某種「殘留」，但這兩者間的關係可以將其理想化，將鄉村轉化為某種「夢幻」、「昔日美好」的風情，或是逃離都市塵囂的正面力量，則殘留與主流間的關係便可以被逆轉。亦即，為了抵抗吸納整合的壓力，這些殘留的意義與價值會被保留下來。又像是古蹟保存的課題一般，過去的老房子可能被解讀為是破落殘蹟、不具任何經濟價值。但若將其視為為表徵過去生活或「歷久彌新」，則轉而代表經過歲月的洗禮與淬鍊的無形文化價值。

至於「新生」則代表了一種新的意義、價值、新的實踐與關係。例如英國在十九世紀、新的勞工階級的出現，象徵了新的文化實踐出現。





在屋頂看星星、以鵝卵石覆蓋屋頂作為隔熱層，節省經費且創意無限，卻同樣面臨校方以管理安全等考量，限制了這個空間使用的機會。圖為光隆國小視聽教室的屋頂廣場。

但這樣的新生文化也同樣會面臨了從嶄新生成、到逐漸成為主流、或演變成文化中的殘留成分。例如原本為工人生活次文化的牛仔褲服飾，是一種粗野鄙俗的表徵，卻逐漸成為主流的服飾文化，但當前則更可能成為足以左右流行趨勢，創造新的服飾語言，或服飾文化中持續存在的成分。

將威廉斯對文化系統的分析概念放在建築改革運動或專業實踐的層面來看，921重建的新校園運動或許可以視為重建階段，台灣建築專業新生的文化內涵，但任何新生的文化都可能轉變為「主流的」、「支配性」的文化元素與價值，或進而成為系統中的一種「殘留」。從建築與空間文化的形式來分析，在新校園運動發展與專業實踐中，許多建築形式、設計手法和規劃意念已經成為台灣校園建築經常採用的模式，或者可以說在建築設計的創新上，也不再具有獨特表現性。舉例來說，從火柴盒式的長條狀校舍，轉變為簇群式的教室聚落；拉直的跑道取代原本不一定需

要的四百公尺操場；司令台的威權形式轉化為尺度親切可愛、利於師生互動的空間；開放彈性的協同教室、遊戲角與讀書角更是新近常見的教室模式；這樣的校園空間設計的既有模式之形成，對於一向追求不斷創新的設計實踐來說，則儼然已經成為另一種設計文化中的「主流」或「殘留」。「殘留」正面的同義詞是「傳統」；但也可能代表著是已經成為既有模式而不再求新求變，進入可能被批判與取代的保守守舊力量的循環中。

921校園重建的範型誕生迄今已經經過13年，其誕生了一種變革性的、全面改革的範型的改變與斷裂，並且經由眾人的認真用心，衍生出眾聲喧嘩的多樣精采。然而，如何避免此承載國內建築與教育專業場域共同的努力與期盼所孕生的改革力量，可以持續促成系統內部的文化新生？而不是讓這些新生的動能僅僅變成沉默的殘留？眾聲喧嘩過後的寂靜中，我們都還需要保持思考與行動的能量，改革才能不斷地向前走。

